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咸豐十年庚申四月乙丑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本國接得本大臣正月間所送文書。知本大臣盡心辦理。所求且為。

貴國有益。一切事件。至今尚未辦妥。不勝詫異。愛珲城二年前所立和約。

貴國設法並不遵照辦理。本國所求誠明。且合於理。若秉公辦事。必無疑意。況兩國二百餘年和好。

貴國大臣每行文時。亦嘗云願照和好之道。上班大臣不及。本大臣已經一年半。勸求。

貴國大臣商辦○決定兩國緊要之事○奈徒勞無益○特緣
貴國大臣推託不辦之故○本國大皇帝聞知此等光景○諭令
本大臣只此次再行照會

貴國畢竟願否○照依和約辦理○及本大臣屢次行文所求別
項事件准行否等語○本大臣遵照此旨○理宜務求貴處大
臣將本大臣前次所行各件奏

聞

貴國

大皇帝後其兩國東界○即照愛珲和約○及咸豐八年大學士桂交
與公普提雅廷之

諭旨所繪之圖。願否。畫押用印照辦。並將貴處大臣願否。豫防將來。嫌疑之處。確實明白行知本大臣。若

貴國

大皇帝准行其本大臣前文所言別項事件。或有商辦之處。即請貴處大臣會同商辦。貴處大臣應堅信本國大皇帝甘願。貴國有益。並免諸將出師之患難。若仍猶疑遷延。實於貴國無益。儻

貴國

大皇帝不淮行時。本大臣遵照本國大皇帝諭旨。應由京起程前往北塘登船。因居此互相無益。故貴處大臣須明本大臣

所候覆文。何等關繫。是以求貴處大臣詳細決定。於三日內覆知。因本大臣務必於四月初八日起程。前往北塘。並乞照天津和約第二條飭令。沿途妥為豫備。以免路上阻擋可也。為此照會。

丙寅給俄囉斯咨覆。

為恭覆查照事。四月初一日據禮部送來照會一件。責使臣因接到本國文書。以所求事件。至今尚未辦妥。內言我等推託不辦。殊堪詬異。查從前借居噶哈等地方。並非貴國應有之處。是以

大皇帝念兩國和好二百餘年。方肯施

恩准其借住。至烏蘇噶綏分地界。因該處軍民人等。斷不相讓。屢次遞呈。現已開墾。各謀生業。萬不能讓與他人。經該將軍將此情節據實奏明。因恐貴國之人去到該處。人等不容。必致反傷和好。中國向來辦事。皆以俯順民情為要。是以礙難允准。至文內所稱與中國有益之事。查中國與俄國和好二百餘年。並無相傷之處。亦無彼此無益之事。今反言與中國有益。尤不可解。望貴大臣務將何事有益於中國之處。詳細說明。迅速咨覆。再該處軍民既有所請。中國斷不能驅逐百姓。令貴國之人借住之理。如貴使臣看不明晰。可即定期與本國。

欽派大臣面見可也。為此咨覆須至咨者。

乙己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夷人登陸滋擾。必先向通內地。民人為之
嚮導。方敢深入等語。前據薛煥奏。探聞該夷覓得山海關以內
海岸登陸徑奔都門。並偵知大沽左右有鹽田。水深可以泊船。
欲由此上岸。抄礮臺後路。業經諭令僧格林沁。恆福將如何布
置之處。迅速奏聞。該夷詭譎異常。現在沿海窺探。難免與內地
民人勾通。豫為臨時嚮導。該大臣等營內官兵似不至與該夷
通氣。惟鄉勇及販賣食物人等。恐有奸細混跡。非認真稽查。未
易收露。著僧格林沁。玉明。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嚴密訪拏。破其

奸計。天津五方雜處。閩廣人多。沿海各口地方遠邇。更恐有匪徒埋伏。為該夷所用。著恆福。邁委。幹員。會同地方官並公正紳士。編查保甲。嚴拏奸細。使海濱肅清。以弭隱患。毋得視為具文。盛京之田莊。臺沒。溝營等處。著王明一體辦理。其山海關一帶。即著僧格林沁。密鋒。增慶等嚴查拏辦。斷不可稍涉大意。俄首伊格那提葉幅。正月間來。文有兵船欲到北塘。聽其調度之語。現在該首以烏蘇哩等處地界不允所請。語益不謬。欲於初八日由京赴北塘登舟。該首心存叵測。或勾結嘆佛滋擾。伊從中說合。意圖取利。或暗助喚哪與我尋釁。逞其狂悖。均未可知。若阻其前往。未免受其挾制。已諭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派委員。

并護送前往。俟到北塘後。著恆福委員即飭該首迅速登舟開行。毋令逗遛。並著僧格林沁嚴加防範。儻該夷欲換利哈徹幅來京。一而設法阻止。一面奏明請旨。

山東巡撫文煌奏。本月二十二日。據登州府張鼎輔葉據蓬萊縣具報。三月初五日。有夷船一隻。由長山島開行遊奕。有夷人二名。駕杉板小船一隻。至天橋口上岸。在水城海岸附近之觀音堂閒逛。經瞭望弁兵。向前攔問。夷人口稱價買煤炭。牛羊食物。弁兵即以此地不產煤炭。並無牛羊可買。且以灘落水淺。船必被擋。勸令速即開行。夷人仍駕杉板折回大船。駛往大竹山島南洋擺泊。於初六日辰。

刻開往東北大洋。駛去無蹤。並准登州鎮總兵曾逢年咨
同前曰各等情。臣查該夷人雖經弁兵善為攔截。船已駛
去無蹤。惟既上岸欲買食物。非尋常停止往來行驶者可
比。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

硃批。知道了。

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俄囉斯伊格那提業幅現定於初八日由京前赴
北塘。本日業經傳知順天府專派委員護送前往。並令將食宿
之處妥為辦理矣。著僧格林沁恆福即行派委員弁迅速探迎。

護送並飭沿途地方官照順天府一律辦理俟該酋登舟後即令開行勿使在該處逗留其經行道路務須由北倉行走不准前往天津及大沽礮臺後路等處免其窺見致令得我虛實是為至要。

壬申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璣奏等。接據署福建布政使事按察使裕輝詳稱准琉球國中山王世子恭聞○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有火輪船一隻到來當即委員訊問來歷據稱係噶圖欽奉全權公使用克而伊而翁加白良所坐船隻通船共有一百二十人今特來要與貴國大臣當面議事等語業於六月初一日在公廨相會該

公使將文書一道交官展看。該官看訖。婉詞云。文內嗣後或有啣嘴船到來。須要以禮相待。凡在市雜物。許其收買。所有柴水。亦收價供給。若啣嘴船遭風漂來。衝礁損壞。亦要地方官遣人救命。待有便船回籍。凡有啣嘴人犯法。地方法報明船主治罪。或有人身故。給地埋葬。暨撥船引導等事。均係情理當然。自當遵命。至於交易一案。敝國蕞爾疆土。碗產乏無力可辦。實難應允。祈賜體量。該公使云。姑如所請施行。但事關國主鈞諭。不敢自專。他日俟覆奏批准。再來辦理。語畢而退。於初八日開船四去。至於佛夷。鳴啣嘴。咷咷噉等。迄今逗遛尚未撤回。茲值接貢之便。咨明查照。

施行等因。著等俟查前次佛蘭囉嘒喇兩國夷船駛往琉球港。留該國據琉球國王世子答由福建藩司詳經各前督臣恭摺奏明移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就近察看情形勒令撤回在案。茲咈嘴囉國夷船駛往琉球現已開船回國云俟他日再來又咈夷噶哩哈許喇等。迄今逗遛尚未撤回既據該國王世子移咨福建藩司叢明轉詳前來除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查照分別妥為勸諭各該國夷首嗣後船隻勿再駛往琉球並將咈夷噶哩哈許喇等迅速撥船接回以敦和好仍俟何桂清咨覆到日即行飭司備移

琉球國王世子查照。

殊批知道了。

癸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拏等於上
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聞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薛煥奏○探聞夷船等因欽此○努僧格林沁業經恭錄
諭旨○劄行副都統增慶等一體欽遵辦理在案○查薛煥探聞夷情
仍近虛聲○恫嚇測度該夷之意○無非希圖大沽防兵○調撥
他處○該夷得以乘隙窺伺○至於該夷步隊登岸○遠襲津郡
等處○在在不易各情形○拏等已於聞三月初六日詳細陳

明在案。惟大沽左右。山海關附近。各有口岸數處。大船雖不能上駛。其沿海地方。處處皆可登岸。實屬防不勝防。且亦無此兵力。是以上年將濶河口。老米溝。奉王島等處官兵撤回。山海關大小礮位。運回附近縣城。仍常川哨探來往。核巡至現在。海防用兵情形。各處布置嚴密。奉天山海關大沽駐紮重兵。該夷自必深悉。其可以登岸之處。竟不設兵防守。該夷以為故示疏失。誘令深入。聚而殲旃。虛實相間。山海關各海口。似無須撥兵駐紮。第兵法變幻靡常。等亦不能料其必。不敢由彼登岸。至距大沽二百餘里。

距

京師三百餘里。港澗水深。可以登岸。查山海關以內。無此地。
方。其臨榆縣屬之秦王島。昌黎縣屬之浪窩口。蒲河口。樂
亭縣屬之老木溝。距山海關數十里。及一二百里不等。距
大沽。

京師均在四五百里。由該處登岸。數十里之內。並無鎮市。僅
有零星村落。該處裏糧不易覓。食維艱。惟距北塘六十里。
距大沽百里之蘆臺鎮地方。人煙鋪戶較多。為米糧聚集
之所。由甯河。香河。通州。至

京師約在三百餘里。因該處地方緊要。本年二月間。勸令紳
民挑築環濠。舉行圍練。均經齊備。該處為營城。後路。且地

勢平坦。馬隊馳驟極為得加。現在各營步隊官兵均經派定防守礮臺營壘。其後路策應左右截擊全恃馬隊。儻該夷人數眾多。水陸分投並進。步隊官兵足資招禦。馬隊遠處截擊。近處策應似不數分機。勢等現已將備調宣化鎮。標官兵一千名。扎調來防。即令在北岸距礮臺十里之唐兒沽駐紮。以為後路應援。即可替出馬隊。臨時分投截勦。營壘後路。有此步隊亦不至空虛。李僧格林沁現已督飭西渡阿。增慶等沿海隨時妥為偵探。務使聲勢聯絡。氣息相通。該夷一經登岸。何處就近。何處撥派馬隊。前後兜擊。如此酌量布置。兵力既厚。防守益增嚴密。至俄夷大船二

隻停泊北塘。舢舨進口。上月二十七日。接收信函代為寄
京。舢舨隨即退出。其後來大船一隻。即於二十八日。由軍
機處交出信函一件。即交該夷收領。舢舨仍在口內停泊。
聽候夷館回信。本月初四日。交出該夷回信一件。已交該
夷收領。原期該夷得信後。即可開行。詎料舢舨船一隻。夷
人數名。仍在北塘逗遛不去。又無通中國言語之人。屢經
指畫。催令開行。無如該夷逞刁咆哮。用手指畫。似係仍要
食物形狀。查該夷船初到時。開單所要食物淡水。當經派
弁送往。並不收受。後又仍要食物。業經付給。等若非仰

體

皇上示遠外夷。有加無已。則斷難任其推而復索。今該夷無厭要求。逞刀狂恃情。近欺陵又無通中國言語之人。似難揣度供應。正在辦理間。本月初五日寄。

諭仰荷

聖明指示周詳。等。查該夷詭譎異常。難免勾通內地民人。豫為嚮導。亟須認真嚴密。查拏。其山海關一帶。拏僧格林沁。已遵即密飭增慶等。嚴密稽查。妥為防範。所有大沽一帶。馬隊步兵。自禁等。到防後。曾經嚴飭各營。及文武地方官。認真稽查。遇有可疑之人。隨時盤詰。至大沽各營以外。添築長濠。安設門座。前已飭派官兵。分駐各門。盤查出入。至進

口。漕船航工水手多係在上海雇覓。其中惟恐暗伏奸細。
等派委文武各員於稽查洋藥之外並令接船查對人
數。每遇護照與人數不符者即將耆民詳訊供招。扎飭天
津道派弁沿途密查。及該船抵津後亦令地方官隨時稽
查。以杜奸匪混迹。並經曉諭各項船隻儻遇夷船駛至海
口俱不准其出口以免宣洩防守情形。天津五方雜處易
於藏奸。自環濠工竣之後。業經飭令地方官督同紳士嚴
查保甲。慎防奸細。並於各濠門添設卡房。派掛官兵認真
盤詰。現復遵

旨嚴飭各該官兵密為訪拏。毋稍疏懈。以期仰副

皇上慎重海防之至意。再此次俄囉斯來至北塘形蹤詭秘。驕做異常。難保非給喚佛窺探虛實。暗懷奸細。今在京俄首伊格那提業幅。又欲來主北塘。與該夷會面。更屬可疑。揆其情形。決非好意。查喚佛與俄夷本屬狼狽為奸。若不知我虛實。尚存疑懼之心。似此俄夷內外消息相通。往來會面。喚佛何事不知的確。嗣後若不嚴禁住來。不特難防奸細。即海防事務更難辦理。可否請

旨飭下理藩院傳諭該夷。經此次出京之後。不可再有往來。以免窺探勾通。至俄首利哈徹幅。僅欲進京。等自當竭力設法阻止。再行奏。

聞○

硃批知道了。俄夷備知底細亦不在往返晤面使不洩漏機關總在禁之得法。若海口力阻其來反致該夷有所藉口往返護送不過在京鏡舌路途煩擾。若永泊攔江沙內將來必形費手。

僧格林沁又奏。瞭望北塘攔江沙外又有夷船一隻與俄夷大船一處停泊。自必仍係前次開駁之俄夷船隻。

硃批知道了。

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奏。竊臣於閏三月二十五日奉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傳諭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閏三月十

上諭二道。臣詭誦之下。欽佩莫名。伏查噶爾嘯嚙嘶。狂悖已極。不肯與大小官員相見。誠如

聖訓。無庸再與該酋曉辦。轉令彼持之愈堅。臣屢與署蘇松太道吳煦等密商。暗囑華商窺其動靜。隨時向夷商開導。總謂聖恩高厚。視天下如一家。中外商民悉為赤子。奈噶爾嘯嘶既不知感悟。又不悔上年之敗。仍欲構兵。豈尚不知北省軍械不可輕犯。因舉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前曾勸逆匪林鳳祥藏斃無遺之事。備告之以生其畏。又言噶爾嘯嘶如此妄為。早可閼闌絕好。乃

大皇帝不忍外國商民失業。仍准照舊通商。爾等幸蒙莫大

恩施如能勸令唾首悔悟。早日就撫。將來獲利。豈不更多。欲動之以生其惑。然此等理論之詞。但能籠絡夷虜。使其不附。嘈嘈嘶作祟。而該酋報復之念。仍堅執不移。吳煦等採聞該夷既欲虛攻大沽。別由山海關以內登岸。遂分股抄襲大沽後路。均用馬隊前導。近又探得佛首擬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一帶。牽制我師。使我師應接不暇。又據候選知縣黃仲金鈔聞。三月新聞。總及各夷信譯書。啖佛兩夷船數兵數清單。具稟到日。雖虛實皆未可知。而不能不嚴為之備。臣方謂頒囑唖即可到港應遵。

諭旨先責嘈嘈背約之罪。而以仍准議和宣導。

天朝格外寬恕之恩。擬諭以條約之設。原以既經議和。即當不再用兵。上年天津之役。嘈嘈嘶檀。自帶兵前去。其時中國不但不責其帶兵。即是背約。尚遣官餽物。上船投丈。實已曲加禮貌。乃嘈嘈嘶郤。物不收退。文不接。硬肆兵船入口。懸掛紅旗。毀壞防具。與我接仗。以致自取敗衄。是嘈首首先構釁。前約已不足憑。應另行會議妥協。方能永久。此說若嫋首前來。即使未必聽從。冀可藉以刪改。約內空礙之事。正在稟商督撫。目籌辦。適接吳煦等函稱。據華商報。囉囉。自啖國啟程。道經佛國。擬約噶囉同來。佛夷國王謂女主忽戰忽和。太無主見。祇為各行其志。佛仍一意主。

戰。現又添兵四千。頑囉金以噶囉既不復來。亦回覆該國女主不來中國。仍聽噶囉等主持。有兵船不日北駛之說。并鈔錄譯書新聞紙前來。目查頑囉金噶囉原定四月初間可到。今忽中止。此次新聞紙乃上海夷館聞三月二十四日卯刻。噶囉必另接有該國密信。不令人知。究竟是何謀。頑囉金噶囉果否。不復前來。殊難懸揣。惟現稱夷船不日北駛。誠不可不豫為嚴防。至定海情形。臣接浙江甯紹台道梁恭辰來文。該夷漸肆無狀。甚至強索錢糧征冊。擅入監獄。走兵約三四千名。輪流入城操演。夷目分股巡查。情殊叵測。請派熟悉夷務之員前往。妥辦。冀免決裂。

據吳煦函稱接奉浙江撫臣王有齡函諭已委署松江海防同知俞斌帶華商楊坊前赴定海各等語。又風聞定海武營衙署堂庫及各城門皆有夷兵盤踞茲飭密查前去俟得上海定海兩處動靜確報容即隨時馳奏。殊批另有旨該兩國一欲戰一欲和足徵其實不欲戰礙難開口此機闢實不可失也。

薛煥人奏臣接奉閩浙督臣慶端咨會本年三月十五日有荷蘭國雙桅夷船一隻內夷兵一百餘名紅毛雙桅夷船一隻內夷人五百餘名俱帶器械先後駛至廈門聞係轉往上海旋於十七日驶出外洋均往北而去等因臣查

紅毛即啖夷之別種也。近來上海正有啖船陸續駛至。荷
蘭則別是一國。此船恐係由啖佛兩夷雇募而來。上海現
帶荷蘭國兵船進口。

硃批知道了。

薛煥又奏。正在籌措間。續接吳煦等函稱。嚙嚙斯及布囉
布。於三月二十三日呈報照會。督臣何桂清公文。乞為
代奏。後。迄未來請看。

上諭。該首等用兵之念堅決異常。實堪髮指。現聞夷商紛紛私議。
英佛兵船本擬於五月初七初八等日齊集北洋分路侵
犯。若噸噸唶唶。不來中國。其用兵日期尚要提前。吳煦

等○因今華商於有意無意之間向老成夷商密探據云兵
船現已由定海及各口陸續北駛未必均來上海串破其
舉動的期雖不能知大約總在四月以內另聞該夷雇募
熟習直隸路徑之廣東匪徒甚多並欲用牛隻駕負木人
衝突名為火牛陣旋據定海探報亦言夷船之泊定海者
裝有木人大牛等物又有廣東跣足匪徒一千餘名均載
竹盛穿夷字號衣輪流上岸搬運器械近日該夷廣購錢
飼牛馬草料等情由吳煦等密報前來臣查夷人居心陰
險其用兵日期及設計衝陣未必肯自洩漏誠莫窺其虛
實第既有所聞自應備豫不虞

諭軍機大臣等據薛蟠奏。夷情詭譎變幻。決意添兵北駛。並鈔錄新聞紙各件呈覽。覽奏均悉。唉。首禰囉哈道經佛國。因該國主一意添兵主戰。頤首已回覆。該國主不來中國。仍聽噲噲嘶主。持有兵船。不日北駛之說。夷情詭譎。本難憑據。惟兩國相持。既欲和而佛又欲戰。足見欲戰亦非其本意。其中不無可乘之機。薛蟠現已前往上海。即當設法令華商轉告夷商。向布首婉轉開導。告以上年啖國擅毀防具。自取敗衄。爾佛國並未隨同附和。中國與爾國亦和好無嫌。正宜在上海議定先行換約。於爾國方有利益。若兵端一起。中國必先絕兩國之貿易。則華夷各商。均受其累。如此反覆開導。動以利害。布首如能悔悟。或可

阻其北駛之心。嘗首之勢既孤，更可設法令夷商等相機勸諭，俾就範圍。一切機宜惟在何桂清等妥為商辦。總宜設法離間，不可令其連檣北駛。方為妥善。

又

諭僧格林沁等奏俄夷得有回信，船隻並未開駛情形，業於摺內詳晰批示矣。本日復據薛煥奏探聞咷佛而夷欲戰欲和主見未定。續經探知肯定於四月內北來決戰之說，併將新聞紙及所探走船數目單、鈔錄呈覽各等語。囁嚅全由咷赴佛本欲約噶囉同來，因咷夷意欲決戰，噶首亦不復來中國，仍聽咷囉嘶辦理。此等傳聞之詞本不足憑信，惟既有此說，亦見其本不欲

戰。礙難開口。有此機會。殊不可失。已諭令何桂清。薛煥。安為算商。迎機酌辦。至所探噶拂兵船。現已由定海及各口陸續北駛。其舉動總在四月以內。並欲用牛隻駁負木人衝突。兼雇有廣東跣足匪徒一千餘名等情形。種種詭謀。亦不可不嚴為防備。僧格林沁等於海口防務。大致以虛實相間。馬步相輔為主。布置自屬周妥。儻夷船果於日內陸續駛至。應否將備撥官兵先期調派以壯聲勢。即著僧格林沁。桂福。惠心酌辦。既有木人火牛等事。自應多挑濛溝為要。其餘應如何設法抵禦。並著豫為籌畫。薛煥摺片。并新聞紙船數單。均著鈔給閱看。至俄首伊格那提葉幅到北塘後。儻必欲易換利哈撒幅前來。似亦無庸過

於攔阻致該夷有所藉口。仍著該大臣等酌度情形妥為辦理。

又

諭本日據薛煥奏。嘆佛仍圖北駛報復。並探聞佛兵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一帶。牽制我師。及兵船已由定海各口陸續北駛。其舉動的期。約在四月以內。另雇熟習直隸路徑之廣東匪徒甚多。並欲用牛隻駝負木人衝突。名為火牛陣。各等語。嘆佛分兵滋擾登萊。以冀分我兵力。原在意計之中。已諭令何桂清等設法開導。阻其北駛。惟該夷居心叵測。現在登州等處尚有夷船停泊。難保不招集熟識山東路徑之人。為其嚮導。若由利津登岸。亦可由陸路徑至天津。着文煜嚴飭該處將弁。暗為防備。一

面嚴佈地方不准接濟食物。僅該夷兵船陸續駛至。著該撫派
委妥員告以去年該國並未助喚國打仗。如係換約而來。此處
並無辦理通商換約之責。務須在上海議定章程。經該省欽差
奏明後。仍須由北塘進京換約。方不失兩國和好之道。如該夷
登岸滋擾。該撫務須臨時酌量情形。妥為辦理。切不可先行啟
蒙。致令該夷有所藉口。於大局轉多窒礙。是為至要。

唉夷新聞紙

連日盼望公司輪船。均謂頑囉唎不日可到。孰知五月十
四日即中國閏月二十四日七點鐘。輪船到滬。各商家均
接本國之信。竟已大換章程。頑囉唎於三月初啟身。先過

佛國欲邀葛囉同來中國酌定是戰是和原有一線轉機。乃佛王盛怒頗謂嘆主忽是忽非既欲遣使再往中華亦惟各行其道現在佛國定見增兵四十名並添戰船戰具續到天津一徑進京定欲責問背約之咎。顧爾金在佛國二十餘日會議多次毫無轉機當即知會嘆倫女主曰佛既如是我國亦不復遣使重去諸聽嚙嚙嘶主持與佛同上北京此言在佛國未知中國情形若知京都如此回文亦必添兵戰恐不速現俟船齊一準北駛毫無他議矣。佛兵船軍政使在定海索取該廳官儀內兵冊藉以查戶口人數占銜署不過借以涼爽均無他故果欲侵占地上。

有何難哉。是知其意在北而不在于南。

嘆佛的夷停泊各海口船隻兵丁數目清單

香港泊嘆國兵船十九隻。

大火輪板船一隻。破四十四門。水兵三百七十五名。

大火輪船一隻。破六門。水兵三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破五十一門。水兵五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破十七門。水兵一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破六門。水兵一百六十五名。

大火輪船一隻。係向夷商租賃。破位。兵丁未載明數目。

大夾板船一隻。無破位。水兵二百名。陸兵五百名。此係住

兵之船不以攻戰

大夾板船一隻裝載糧食

大夾板船三隻共礮八門住醫生及病傷兵丁

淺水火輪船八隻共礮二十四門水兵三百四十八名每

船約兵五六十名往來通遞書信接濟兵食

以上各船現住香港計不日尚有移動

定海泊噠國兵船十二隻

大夾板船一隻水兵五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水手三百五十名水兵四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五十一門水兵五百三十名兵頭專士

所駕以為中軍。

大火輪船一隻。礮二十一門。水兵四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三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五隻。無礮位。每船約裝陸兵六百名。共三千名。
及糧食軍械。

中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一十名。走報書信。往來
接濟。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三十七名。

上海泊喫鬪兵船六隻。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二百四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破六門。水兵一百十四名。此船現裝陸兵二百名。不日赴新德記行屯紮。

大火輪船一隻。破六門。水兵一百一十名。

淺水火輪船二隻。共破四門。水兵七十四名。

夾板船一隻。破十六門。水兵一百三十名。

登州泊喚國兵船六隻。

大火板船一隻。破二十六門。水兵二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破二門。水兵一百六十五名。

淺水火輪船四隻。共破九門。水兵一百八十五名。

廣州泊喚國兵船六隻。

大火輪船一隻。礮二十一門。水兵一百五十四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二百六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係向夷商租賃。礮位兵丁未載明數目。

淺水火輪船三隻。共礮十門。水兵一百三十七名。

福州泊嘆國兵船。

大火輪船一隻。礮三門。水兵五十名。

廈門泊嘆國兵船。

夾板船一隻。礮十二門。水兵一百三十名。

甯波泊嘆國兵船。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三十七名。

日本泊嘆國兵船三隻

中火輪船二隻。無礮位。裝夷人二百名。漢人四百名。專為購買牛隻馬匹而設。近已回上海。不日仍赴日本云。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三十七名。

上海泊嘆國兵船八隻。

大夾板船一隻。礮五十門。水兵四百名。兵頭卑治所駕。

大夾板船一隻。礮四十門。水兵三百七十五名。

大夾板船一隻。礮位人數未載明。

大火輪船四隻。礮位人數未載明。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十九名。

定海泊佛國兵船五隻。

大大輪船四隻。

淺水大輪船一隻。

登州泊佛國兵船。

淺水火輪船三隻。共礮十八門。水兵三百五十名。

香港泊佛國兵船六隻。

大大輪船五隻。

淺水火輪船一隻。

其英船尚欠兵船八隻未到。近聞已抵新加坡。十日前後可到香港。佛船未到者。未詳確數。

辛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等於本月初十日奉奉

硃諭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四月初九日奉奉

諭旨一道鈔錄薛煥原奏等件。諒等均已敬謹驗悉。查原奏內稱
探聞噶首額爾哈齊道經佛國。擬約噶囉同來。噶圖一意主
戰。噶爾哈齊亦因復該國女主不來中國。仍聽噶圖一意主
等語。該首將令而出。聽從他國囑令。即可中道而止。情理
殊為不通。且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何桂清奏報。噶夷用
兵之意已決。噶夷斷難專主。噶佛貌合心離。不顧合兵。何

以此時。拂夷一意主戰。又原奏內稱定海夷兵三千名。輪流入城操演等語。其三四十名。自係見其輪流入城。約計之數。並非實見有三四十名。屯於一處。至操演自應在城外空曠無人處所。何須入城操演。其為以少詐多。欺哄庸愚。已可概見。前經探聞。購買馬若干匹。騎坐木人。以便衝突。今將馬匹棄而不用。另用牛隻。名火牛陣。是其種種情形。均不可信。現惟加意慎防。該夷雖诡詐百出。我軍穩若磐石。不為搖動。該夷即無隙可乘。查大沽左右。並破臺後路。以及津郡一帶。節節駐兵。層層布置。若該夷船隻人數。不至眾多。我兵拒之。自有餘力。儻果如厯次新聞紙所

開船數人數。或更有加增。及分股擾犯。亦惟以此兵力抵敵。馬步官兵。應戰應守。均經分定段落。擬請暫緩添調各項布置。或明或暗。達近虛實。相間無可。再加嚴密。現仍督飭各營官兵。晝夜嚴防。沿海梭巡。不缺稍涉大意。山西官兵頭起五百名。已於初十到防。其餘不日即可到齊。即令在津郡駐紮。分於海河兩岸防守。東面環濠。續調宣化官兵一千名。據報已於本月初九日啟程。一俟到來。飭令在唐兒沽駐紮。至俄酋伊格那提業幅。於初十日住北倉。十二日住北塘。當派員外郎德祥。蓮司崇厚。天津道孫治。前往北塘照料。計來夷人二十六名。是日上船十六名。十四

日全數上船。十五日辰刻開行南駛。十四日通事明黨呈出信函三件。官面謹告一件。遞禮部轉呈軍機處一件。專致摺僧格林沁一件。囑託收存。俟伊國贊有船隻到來交代。經德祥等。告知中國王大臣不收外國信函。現在中國正在喚佛文兵。嗣後俄國船隻總以不來為是。信函不能代為收存。該夷執意不從。已將遞送禮部轉呈軍機處信函一件留存。轉交夷船信函一件接收。其餘信函一件。已經擲還。查此大夷船駛至北塘。夷酋出京各情形深為叵測。難保無暗藏奸計。殊堪髮指。該夷開駛後。勢必前往上海。與英法暗通消息。至津沽一帶兵力布置。俄夷盡知詳。

細。俄夷傳述一切。嘆佛二夷。亦深信不疑。防守既已嚴密。
該夷料難窺伺。何欲和之意必堅。全在上海辦理得當。迎機
善導。使之就我範圍。誠如

聖諭有此機會。殊不可失。再本月十三日接准順天府文稱初七
日奉奉寄

諭。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夷人起程。不准催給轎夫等因。欽此。齊恆福派令文武安員。
在楊村等候護送。旋據京稱。詢之順天府委員聲稱。夷人
出京三十里。至于家衛地方坐轎。直至北塘等語。查中華
民人不應受催於夷人。擡轎雖係愚民。無知究屬不合。已

將轎夫九名帶至大沽懲辦示備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壬午福建道御史許其光奏。竊惟盤詰奸匪為地方之要務。全在文武各官時嚴防範。始免疏虞。乃近來保甲緝捕。視為具文。致令奸細得以潛蹤。如粵東浙江省城被夷人及逆匪闖入。皆先有奸細伏匿城中。臨時內應。此前事之可鑒者。京城為

葦叢重地。環衛森嚴。原可無奸匪潛藏之慮。第近年以來。搶竊漸多。若非有窩藏之家。何至肆行無忌。且臣前丁憂在籍時。即聞嘆夷有冒充別國夷人。混入京城之事。甚或改

易内地服色。以傳教為名。暗中探事。或約外省奸民作伴。
各處遊行。或勾引京城窮民。容留居住。凡此諸弊。難保無
之。並聞該差在粵。操演馬隊。多造小船。此其志不專在洋
面可知。現又聞金陵大營。潰退之後。賊勢甚張。不特夷患
堪虞。即長髮逆匪。亦恐有暗遣細作。進京窺探者。似不可
不防。其漸相應請。

肯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督飭營縣司坊各官兵役。一體明
查暗訪。遇有外來游棍。或三五成羣。或行蹤詭祕者。立即
密拏研訊。固不得過事張皇。尤不得稍形疏縱。其近畿之
通州。武清。固安。良鄉。房山。昌平。密雲等州縣。由順天府檄

飭各該文武。於衝途要隘。嚴密稽查奸細。按月報。至京城內外街道柵欄。應由步軍統領衙門。嚴飭堆撥兵役。並該地方司坊各官。修整完固。遵照道光二年欽奉上諭。認真稽察。按時啟閉。並請

飭下八旗都統。轉飭所屬各按旗界分段巡查。又如

天壇。

景山白塔鼓樓。暨各城門樓。值班官兵。各

禁門。值班之章京護軍人等。

圓明園附近一帶村莊營汛。均屬關繫緊要。應請

諭飭各該管大臣。隨時親往稽查。務使一律嚴肅。俾中外臣民咸

曉然於根本重地。法禁整齊。非外省海疆一隅可比。庶奸匪聞風效迷。

畿輔長保乂安矣。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京師輒數重地。近年搶窩漸多。若非有窩藏之家。何至肆行無忌。甚且有外國夷人混入京城。改易內地服色。以傳教為名等語。盤詰奸匪。本係地方要務。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各各督飭所轄地。面密為查辦。遇有外來游棍。或三五成羣。或行蹤詭祕者。立即審拏研究。固不得過事張皇。尤不得稍形疏縱。其近畿一帶。如通州。武清。固。善。良。鄉。房山。昌平。密雲等州縣。即由順天府飭各該文武員弁等嚴密稽

查。按月報。毋得視為具文。將此各諭令知之。

癸未。

諭內閣。江蘇布政使薛煥。署理欽差大臣關防。辦理五口通商事宜。

盛京將軍王明奏。竊擧於四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密電。
四月初五日奉

上諭。有人奏。夷人登陸滋擾等因。欽此。奴才伏思。該夷詭譎異常。而其性多疑。非漢奸勾引。不敢深入。前已密飭旗民地方官。並三營將弁。隨時留心。詳加盤詰。茲蒙

訓諭周詳。勢邁即面諭在防將弁。以及牛莊海城旗民地方官編

查保甲認真稽查並通知沿海各城一體遵辦仍遴派幹員改裝易服分往各該海口實力躉緝遇有形跡可疑之人密訪嚴拏破其奸計務期杜漸防微消弭隱患以冀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

玉明又奏四月十二日據金州旗民地方官詳報四月初七日和尚島口外見有火輪船一隻停泊旋有商民十七人駕駛杉板小船登岸據稱係江南金永康金長源船戶高暢堂金錫蕃等由沒溝營裝載豆石於四月初三日行

至山東洋面被火輪船攔截。帶至和尚島口外用杉板小
船送伊等上岸。將水手裝老海連船載糧貨扣留。經該地
方官查驗照票相符。發給口糧等項。馳報前來。拏查該夷
在山東洋面。膽敢劫掠商船。桀驁情形。實堪髮指。金州和
尚島距城較近。防堵最為喚緊。已飛咨該副都統希拉布。
督飭旗民地方官嚴行戒備。並由驛六百里咨會。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知照。仍通飭金州。錦州。濱海旗民地方官。一
體嚴加防範。

殊不知到了。

閩浙總督慶端奏。竊奴才接據署浙江甯紹台道梁恭辰稟

稱本年閏三月初一月。查有佛咈二國大小火輪船十八隻。陸續駛至衙頭。移時即有夷官美理登等六人入城。謁見據稱欲借城內衙署暨寺院暫住官兵等語。當經再三婉覆。該夷官一味堅執。即於次日陸續進城。分處寺院等情具報前來。拏查定海孤懸海外。島嶼紛歧。為甯波一郡之門戶。茲佛咈二國兵船駛至舟山。強入城內。欲將衙署寺院分住。夷兵其情實屬叵測。現由署甯紹台道梁恭辰。遣委熟悉夷務之員。馳赴定海。拏業經飛飭確查情形。能否理諭。再行相機妥辦。一面督率界連之鎮海等縣嚴密籌防。並咨請浙江撫臣添委幹員前往查辦。伏思該二國

兵船屢在天津挫衄。難保不別逞詭計。以圖要求。浙省當時妥商辦理。至閩省台灣。僅有味喇堅議准通商。尚未據報。聞市其福州廈門各口。夷人現皆往來貿易。安靜如常。弊已密飭各屬。不動聲色。一體密為防範。並分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整幫辦五口通商事宜江甯藩司薛
煥查照。

硃批知道了。

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幫辦大臣多爾濟那木訏奏。竊
等因恰克圖商民甲首前來庫倫。即傳集署內面詢俄

夷近來情形及嘆咗雨處夷人曾否與俄囉斯往來和好。茲據甲首索文錦等面稟近聞俄囉斯夷人多因常赴黑龍江海口等處往返不斷廉費浩繁看其光景較先似覺窘迫至嘆咗雨利堅高處夷人曾於咸豐七年八年連年秋季攜帶貨物來至俄囉斯買賣處所兩月有餘稱言欲與中國商人交易買賣此後該夷人不知去向暗詢俄夷伊言該兩處夷人帶來貨物然俱已換買伊等已竟回去自九年至今並未聞有該夷等復來等語等思俄夷陰謀誘詐貪鄙性底誠恐嘆咗雨等在恰克圖附近貿易侵占彼利是以拒回現今嘆咗雨等在天津上海等處。

添設買賣。其中難保無俄夷陰謀唆使。

珠社知道了。

乙酉

盛京將軍王明奏。竊考於四月十四日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答稱前報停泊之火輪船一隻。於初八日清晨向東南洋遊駛去。並未回口。是日未刻復有該夷劫來丁遊船一隻。與前劫商船一處停泊。酉刻由具水地方登岸。詢據該船戶楊振聲等發增聲稱係萊州府掖縣船名興連盛共水手二十名。於閏三月間由上海裝運漕米一千零八十四石。四月初六日行至威海城山頭。被火輪船截搶帶到。

此口原人俱令登岸。每商船有夷人五六名並不交給原票等語。前後共到劫來商船六隻。現時已被夷人撤去上蓋三隻。將船身另塗白色。欲改修火輪船帶赴天津打仗等情。拏查漕糧最關緊要。前已道。

旨道飭濱海各該旗民地方官遇有漕船來至奉天海面無論行抵何處口岸即令收口暫行停泊妥為防護一體遵辦在案。今該夷肆其兇悍膽敢在山東洋面截搶漕船帶至青泥窪海口。輒將船隻扣留僅送船戶水手登岸形蹟甚屬可疑。其中恐有漢奸勾結暗施詭計尤不可不嚴密訪查。以弭隱患。即如該副都統咨報漕船被劫情形似未明晰。

既稱該船戶裝運漕米。其船有無押運弁兵。未據供明。且原領票照。又被夷人扣留。無憑查驗。其漕糧是否被搶。有無別情。僅據該船戶一面之詞。殊難憑信。難保非奸細假冒漕船水手。登岸窺探虛實。且該夷扣留商船。執持照票。更難保不藉此船隻。潛載夷兵。扮作商船。執持照票。混入各口。隨處埋伏。亟宜確切訪察。嚴行戒備。庶免墮其奸計。現已飛咨該副都統。傳集被劫船戶水手。逐層盤詰。務得確情。詳細答覆。並委員前往訪查虛實。俟該副都統並委員查訊各報到日。再行詳細具奏。

至明又奏。摺正在拜摺間。接准金州副都統咨報。四月初

十四日曉探該夷人留商船六隻。內塗成白頭船三隻。其餘
杉船二隻。丁遊船一隻。尚未塗畫。十一日寅刻。該夷在船
演放一礮。驚駭鄉民。紛紛逃避。其火輪船仍未回口續據
佐領趙進冉稟報。是日午刻見有白布蓬船一隻。似衙船
形勢。駛入青泥窪。與前到之船一處停泊。又有四橈畫臺
蓬大夷船一隻。由東南洋向青泥窪行駛。各等情。拏查夷
船在青泥窪一帶游奕。演放礮位。驚駭鄉民。截留商船。情
殊叵測。惟金州兵力較單。前經拏挑備熊岳官兵三百名。
奏准由該副都統遇有緩急隨時酌調。現當夷船游奕。海
防喚緊。已否覆副都統相度機宜。就近劄調親督官兵。在

於緊要處所嚴密防堵不得稍形疏懈仍飭濱海口岸加意嚴防。

諭軍機大臣等。至明春漕船在山東洋面被夷船截搶。并夷船在青泥窪一帶游駛。演放礮位。各等語。該夷肆其兇悍。在山東洋面截搶漕船。將船隻原票扣留。僅送船戶水手登岸塗改船色。且演放礮位。驚駭鄉民。并有夷船由東南洋向青泥窪行驶。情殊叵測。著王明嚴飭希拉布。如意嚴防。如該夷非大隊登岸。深入滋擾。不可先行開礮致令該夷有所藉口。其濱海口岸。并著王明嚴飭隨時豫防。不得稍形疏懈。該船戶裝運漕米。有無押運弁兵。原領票照。又被夷人扣留。無憑查驗。難保非奸細假冒。

漕船水手登岸窺探虛實。且該夷扣留商船。指其照票。更難保不藉此船隻潛載夷兵。扮作商船。執持照票。溷入各口。隨處埋伏。尤應確切訪查。嚴行戒備。着希拉布傳集被劫船戶。水平逐層盤詰。務得確情。并飭沿海各口弁兵。遇有商船停泊。加意盤查。毋墮奸計。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玉明奏。漕船在山東洋面。被夷船截搶。該夷復在船演放駁炮。並有夷船二隻。向青泥窪行驶。各等語。據稱金州和尚島口外。有火輪船一隻。停泊並江南金永康等商船。在山東洋面。被劫。初八日。該夷火輪船一隻。向東南洋駛去。復有該夷劫

來丁游船一隻與前劫商船一處停泊據被劫船戶登岸聲稱
上海裝運糟米行至威海城山頭被火輪船截搶帶到青泥窪
口原人俱令登岸每商船有夷人五六名並不交給原票前後
共到劫去商船六隻並將船身另塗白色欲改修火輪船帶赴
天津打仗該夷復在船演礮驚駭鄉民又有白布蓬船一隻四
桅重蓬大夾船一隻向青泥窪行駛各等語該夷截搶漕船
塗改船色扣留商船原票情殊叵測難保非漢奸假稱被劫商
船登岸窺探虛實更難保該夷不藉此船隻潛載夷兵扮作商
船執持照票潤入各口隨處埋伏著僧格林沁等密飭將弁嚴
為防備俟漕船進口時嚴密盤查庶免墮其奸計是為至要

丙戌。山東巡撫丈煙奏。查各海口間有夷船一二隻行駛。
或於無人處上岸間遊。或就淺水處用物測量。輒忽靡定。
並無滋擾。茲又據即墨縣先後稟報。聞三月二十七日。距
栲栳島八九十里之土埠島外洋。有雙桅平頭夷船一隻。
帆檣重疊。後繫腳船兩隻。向東南黃龍莊對南之大洋游。
奕於二十八日。往正南駛去無蹤。又三十日。距覽山六七
十里之東南洋面。有夷船兩隻。洋面。又四月初二日。距繁
山衛三十餘里之文武港。有小夷船一隻。有紅黑白三等
夷人二十餘名。手執洋槍上岸。用千里鏡四周照望。該船
形式。宛以梭樣。兩邊有槳數桿。急走如飛。向北駛去。並未

滋事。又初三日相距龜山衛十里洋面有小夷船一隻。在彼游奕。又據登萊青道轉據海陽縣東裏。聞三月二十八日申刻。瞭見城南大洋。有尖板夷船一隻。駛至雞城二十里外渟泊。並有三四夷人駕駛小船傍岸取水。嗣因詢無淡水。遂即開行。往東北大洋駛去。並據聲明壹條兵船。又據蓬萊縣稟報。聞三月三十日午刻。瞭見前在廟島停泊之夷船一隻。開向東北大洋駛去。又是日未刻。西北大洋有火輪船一隻。駛至廟島停泊。現在該處共停泊夷船一隻。火輪船一隻。又准登州鎮總兵咨聞。三月三十日。嶧山洋面有三桿大船二隻。游駛。桿上有黑旗一桿。旋即有六

人駕駛杉板登岸。頭帶黑帽。身穿哈喇黑衣。俱穿皮靴。各袖洋槍。直登高山。用千里鏡四下觀望。逐一書畫。並無騷擾。各等情。先後咨稟到。其餘稟報。大率相同。除飛咨直省外。臣惟有嚴飭慎密防守。一面督令趕辦圍練。以期稍助兵力。

硃批知道了。

戊子。

盛京將軍王明泰。竊於四月十六十四等日。接准金州副都統谷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見有火輪快船一隻。並由山東洋面劫來漕船商船共六隻。將船扣留。僅放船戶水

手登岸。拏以夷情詭詐形蹕可疑。當將通飭嚴防。並詳查確探緣由。臺經由驛奏報在案。十七日亥刻。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密報。十三日見有火輪船一隻。帶來被劫商船十一隻。十四日又到火輪船一隻。和尚島十四日見有火輪船一隻。帶來被劫甯波船一隻。衛船沙船各一隻。並據該旗民地方呈報。被劫船戶於初九。初十。十二等日先後登岸。訊據上海船戶金錫蕃高暢掌顧永昌陸續彩等供稱。均由江蘇領運漕米。赴津交卸回空。至沒溝營裝載出口。行至山東洋面被劫。楊振聲供係山東丁遊船。由江蘇領運漕米一千零八十石。行至威海城山島被劫。水手驚

懼跳落水內三名不知下落。湖鹽周供係江蘇沙船由上海裝載貨物行至岑山洋面被劫。王天成供係天津衛船由山東販賣豆石完竣欲赴牛莊裝載行至外洋被夷船搶劫銀二千一百兩均帶至和尚島口外停泊。除將交卸漕糧驗有執照之金錫蕃等四船酌付資費發給丈照。先令回籍其陸續彩交卸漕糧並無執照楊振聲領運漕糧被劫丟失水手應將該船戶留案曉候查辦其餘舵工水手均經釋回等情。馳報前來拏查該夷自日之內劫掠商船多隻雖有改作火輪船帶赴天津打仗等語而該夷奸狡異常其火輪船陸續前來劫留商船愈聚愈多且在和

尚島青泥窪一帶游來。其心實屬叵測。難保不有窺伺金
州之意。且恐即以劫留之船。分駁各口滋擾。亟宜嚴密隄
防。况金州和尚島青泥窪等處。俱係老水貼岸。距城較近。
尤為喚緊。現經李將熊岳備調兵三百名。飛劄催赴金州。
交該副都統督率就駐海濱扼要堵禦。相機辦理。所有此
次被劫船戶水手。業經該地方官驗明照票。着遣回籍。第
恐稽查稍有疏虞。其間難免奸民溷蹕。假冒舵工水手。或
託言回籍。潛赴各口。僨探虛實。暗中勾結。尤不可不細心
盤詰。確切訪查。嗣後被劫商船。驗明有無照票。分別追留。
其應行釋回者。仍著該地方官派差送省。庶可杜漸防微。

消弭隱患。至該夷船現在停泊處所究係距岸遠近。其所劫商船之船戶水手是否登岸。訊有供認來文均未聲敘。仍應飛咨確查。相機布置。以昭慎密。

硃批。知道了。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本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本日據薛煥奏。嘆佛仍圖北駛報復等因。欽此當即分別咨札沿海大武一體欽遵知照。嗣據登萊青道稟報。本月十二日戌刻前。泊廟島之各大火輪船內。先有一隻開行船後。拖帶大小商船數隻。由長山島南洋往東北大洋駛去。

所帶係何處商船。共有幾隻。因時值天晚。並有雲霧。辨視不清。亦無從查詢。至十三日黎明。瞭望無蹤。又是日午後。先有施長生。杉板裝載漕糧在廟島池北外洋行駛。經該夷船脅。見前往攔截。水手人等乘其不備。駛入呼赤界。攔淺者民水手。亮水登岸。該夷亦即折回。十三酉刻。又有復恆盛糧船一隻。由東往西大洋行駛。亦被該夷輪船脅。見趕至西家莊海灘下碇。船不能動。耆民水手。由杉板小船登岸。移時潮漲水落。該夷將船帶去。且聞先開行之大輪船。所帶各商船。亦有漕船在內。但事在外洋。無憑探詢。又據登州府署王源泰。王源通。興源勇三船裝載漕糧。均

於本月十二日已刻駛至長山島洋面被該夷帶往大洋
駛去者民水手由小船登岸各等情先後稟報前來臣查
該夷漸肆猖獗且惟有嚴飭暗為密防並加緊催令擇定
妥員如該夷兵船陸續駛至即速飭令前往欽遵

諭旨妥為開導總不使有所藉口其在後漕船業據該道原稟聲
明已飭收泊口內設法密加防護並嚴禁地方不准私相
接濟食物該夷如或登岸滋擾此間雖有防兵固勇迥非
大沽海口可比自應遵

言臨時酌量妥辦斷不先行起釁致於大局轉多窒礙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奉目據玉明奏。金州海歸臺見夷船劫留商船並
搶劫銀兩。一切情形又據文煜奏。夷船擋截漕船商船現在暗
為防範。各一擋沙船運來到津。前數月未聞有被火輪船搶劫
之事。何以此時紛紛被劫。且有致斃人命之事。實堪詫異。難保
非冒充喚佛之人所致。著薛煥一面照會喚佛二國查詢。如係
該國之船務須嚴行禁約。免起爭端。儻有別國冒充喚佛二國
者。中國無從辨別。即由該二國查明照覆。一面飭令商人仿照
前次該夷欲截漕船之舉。眾商與之爭論之意。向其理論。爾等
既絕我等生計。祇好從此罷市。薛煥須相機從中調處。斷不可
令其決裂。是為至要。玉明。文煜原奏俱著鈔給閱看。

士辰。山東巡撫文煜奏。竊查夷船忽來忽往。並攔截漕船等情。先經奏報在案。茲據福山縣稟。夷船於本月十九日。駛至烟台山下。約有三四千人。各執器械。上岸占住。張姓房屋。即於山上繁營。並張貼偽示。尚不滋鬧。居民亦未搬移。鈔錄偽示稟報。並據登州鎮府揭取偽示咨稟。均同前由各等情。伏查前此欽奉寄

諭。即經咨札鎮道。遴選熟悉情形長於辭令之員。以備任使。茲除飛鈔。即速前往。欽遵前奉。

諭旨。要為開導。總期相機籌辦。必不自我起釁。使該夷無可藉口。一面又經由省飭委現署青州府候補知府董步霄候補

游擊定順星夜馳往。隨同鎮道會督印委文武。安慎駕馭防範。詢其是何來意。如何動靜。再行隨時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奉夷人持械登岸。繁營張貼偽示。尚不滋鬧。委員前往妥辦一摺。並將揭取偽示。各送軍機處呈覽。昨首五姓帶領夷船。於本月十九日駛至煙臺山下。約有三四十人。各執器械上岸。占住房屋。即於山上繁營。並張貼偽示。安撫居民。並不滋鬧。其心叵測。恐其意圖久踞。煽惑民人。徐謀構釁。文煜現委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相機妥辦。當令告以去歲在津。該國並未幫助英國打仗。中國已令欽差大臣知照貴國。按味國換約之事。商辦在案。迄今並未接據照覆。亦無妥定章程。

程今驟然攜兵而來。實堪詫異。此處既非通商之地。又非商辦。
換約之處。未便相留久住。此地居民或相驚擾。反傷和好之道。
仍應速回上海。向欽差大臣議定條約。應在何處換約。總俟上
海欽差大臣知照。方能辦理。看其如何答覆。總在該委員等。剝
切開導勸其將船隻撤回上海。毋任人踞。方為妥善。並飭沿海
將弁。於各路密為防範。固不可自啟釁端。亦不得因其並不滋
事。漫無準備。總宜暗中布置。有備無患。並嚴禁內地民人接濟。
食物。潛相勾結。是為至要。

又

諭文煜奏。夷人上岸繁營張貼偽示。委員相機妥辦一摺。據稱福

山縣於本月十九日。有自稱佛夷兵船至煙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各執軍器。上岸占住民房。即於山上營營。並張貼偽示。尚不滋鬧。現選長於詞令之員。妄為開導等語。此次夷人占踞煙臺。偽示內自稱係佛國王姓。前諭何桂清。薛煥設法令華商轉告夷商。向布首開導。宜在上海先行議定。再為換約。藉以阻其北駛。薛煥接奉此旨後。是否已諭華商轉告夷商。如兵端一啟。則各商均受其累。布首或可自知悔悟。至應議條款。前已密諭何桂清等知悉。是否已由商人轉達。喚佛二首知悉。或尚未曾一一明言。著薛煥即行詳細覆奏。此次曉諭佛夷。當告以上年嘆國背約。爾國並未附和。何以今有兵船忽至煙臺。實屬有失。

和好之道。該處並非通商之口。僅該民人等或有爭端。轉傷和好。遠將此項兵船撤回上海。定議後。即可換約。從此永敦和好。以免猜疑。如此劃切開導。或可使就範圍。韓燒現署欽差大臣。辦理夷務。是其專責。務須悉心籌辦。不可意存推諉。致誤事機。佛夷偽示。著鈔給閱。看。

癸巳。兩淮鹽運使奏。松年奏。竊賊勢愈熾。撲滅需時。而江南北兵勇皆為難恃。非調滿洲蒙古勁旅。不足制勝。而京畿因嚴防海口。深恐不敷調遣。臣伏念。唉夷志在觀利。尚非一意構兵。惟其多有所請。不免妄謀。第時事孔艱。

皇上如天之量。何所不容。昔晉侯用魏絳之謀。漢帝賜趙佗之詔。

史乘以為美談。不為失體。僅此時假以寬大。仍照天津原議。換給和約。彼族必弭耳受羈。不至生事。乃可分津防之兵。移津防之餉。盡力以定江南。俟江南肅清。養精蓄銳。再為震疊之舉。刻下江南大局。夷人知之甚悉。亦必挾以干求。不肯遽就範圍。若仍照天津原議。則彼亦無可再有翻異。否則拒之過甚。僅內訌外侮相乘。更難措手。夷人如果蓄意用兵。原亦不可屈意連和。細察其情。此時只係不甘退讓。尚無別意。僅蒙

皇上曲意包庇。不但可以勻出兵力。專以滅賊。即徵夷兵為那。且必樂從此條。

國家重事。臣不應妄行陳議。第軍情益急。竊權其緩急。管見所及。不敢不首愚忱。以備

采擇。

硃批覽。速就撫局原屬正辦。若藉資夷力。後患無窮。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卷五十一

四